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竊惟　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是是非非、功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實也、彼身爲不軌、力可通神者、雖幸逭于生前、而口誅筆伐、難逃責於身後、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游夏輩亦不能贊一辭、蓋惟存萬世之公、故無敢輕有所假也、今者

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蔑而擁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遷變是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鬱抑之苦境冥之罔聞奸雄數十番睥睨攘竊之顯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頫首瀝血爭大計者反以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條字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與有臣爲此懼故不避兕鋒請得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 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

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於陳平

前衛密疏
責宗朝房
昔年爲之
倡

狄仁杰進此共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杰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
于孔兼等拚死力爭又共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
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　上疏備衆論并
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
以定而子母貴之說且徐定策　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
者而乃傷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
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不共其辣心如此故事關國體

諸臣稿項貫誠終錫爵世不再報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阮王陵使之不見

天日乎份剪除張東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令賫志以沒乎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差闖　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為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驀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匕其袖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放故漢高得釋放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以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

之所以全倫令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君父隱可也爲亂賊輩隱則何爲借君父爲逆賊護身符請史爲私家作人非行人心者如此乎職之所以拆邪議者二也至部　封后遣詔爭之易而傳之難則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不直順衆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爲家法則傳之者非家法傳之者爲從先志則輟之者爲逆先志此就其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帝崩而立　后者

神祖英明天縱，豈不辨此，況其肯抑情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號于彌留之后，此不過　貴妃私
人謀假　母后之尊以彌罪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耳，在
先帝固非中女謁之進，而中焉知無迫脅之情，奈何猶稱
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為阿附傅封者開一面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彼不美之名，而當
日在內視病者，焉可于積勞積虛之后投攻洩之劑，舉議

洶洶、方啓疑慮變之深。湊值

先帝升遐之遽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

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

題以逞其罰主意較有異仝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四也、

光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内、鼎湖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閟狐鼠實頻、其于杜

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即　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寃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輩臣崔鐵楊方盛所以慷慨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眞見聞矣于

先帝之憑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選侍封妃則鬧于選侍之
欲封
皇上則不問文華殿之欲奠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是之言官乎藉畏王安乎世有畏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世之入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之時而必于會議之日挺點罪案以為矯殺王安者陰闢一面是濟世所言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鬚眉婦人不在諸人下而可令賈繼春見乎哉職謂繼春真忠孝人也彼初原為
君父起見不意為邪人簧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竊謂

一片光明、可對天日、絕無渣滓隱護之意、此亟宜還其原
官以旌其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
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無可
以置喙、即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諠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
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寘
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寀亦幸存者
耳陸大受李俸張共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
後九原不作而擁戴　寵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
繇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
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臣黃克纘邵輔忠等
倡之夫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駁致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糾之

勅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毛士龍彼其所謂不屑好名者如此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爲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也意以闢邪說以昭信史以褫奸魄以示後世之公端在此舉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詖辨言亂義將令三綱爽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職疏發下史館特
勅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

大孝、過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攸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著付史館參酌務

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勦、魁險圖破、薊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

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疾追二酋十五日、賊紅崖人圍、二十八日攻取天台岡、賊即具牛酒、李領數千人納降、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投安撫紅崖四十八寨、一帶安插、計逆日共斬獲壯功一千二十八顆、五月初一日又紀功參政閔夢德副使李仙品、劉可訓等報稱、帶管坐營事總鎮中軍盧世卿呈、解偽巡城御史汪澤遠、樊虎參謀文道南、又副總兵泰塾明呈解偽監軍道夏奇雲、偽兵科給事中孔聞過、又千總司宠邦呈解偽副總陶勝顯、偽參將趙日光、又加銜遊擊李上進呈解過賊王維臣、宋萬華、周世昌等、又湖廣都司標下中軍守備涂光睿呈解偽參將宋可棟、藍世卿呈解樊虎偽元師印信一顆、偽關防一顆、又據石

柱中軍參將秦可昇解看崇明水寧撫司印信一顆又據承寧衛指揮雷世忠解永寧鎮撫司印信一顆又據楊應岳呈解偽造瓜斧各一對到道該道逐一會審得汪澤遠永寧衛軍人係偽巡城御史先年賊初反時本犯報在南溪縣任反賊攻城本犯對賊曰馬飽肚裏空蓋言賊中無人也後賊聞言攻打益急縣城遂陷官民盡遭殺戮夏命寅永寧宣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隨奢寅出門到處殺人强姦寡婦孔蘭過江西人任永寧偽兵科部給事中跟老奢出陣虜人子女寫偽書于泰文將實出其手兵學海江津縣人任永寧原係驛吏中寫偽[illegible]偽[illegible][illegible]防[illegible]永寧衛人審係行營參將未國思部下領兵打龍洞打竹洞水且張賁容貨不知其數趙川光岩武人係關川泰守東參將專一占人婦女臨邪泰出門殺人奢寅乞故偽大將軍及利忠宗丁丸鋒參覃王繼良供稱係永寧土同知家丁在樊虎部下為偽都司令見官兵打進走上紅岩行至中途擒兩道會送到官張世本地人供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附渝關閩肖賊宋萬華供係永寧人樊虎部下為先鋒投參將文道南供係永寧生員充樊虎參謀凡出示寫札行票告人無賦周世昌供稱永寧生員先充兵部偽員外宋

別供係永寧左衛所軍隨奢酋攻破榮昌回瀘州按偽
守備伏攻竹洞承竹洞江門兩嶺加授偽都司職街谷
口詞在表又據三道將報擒官胡中表等解部下將官
潘貴金等生擒水西應襲偽都督總兵駱文亮偽監軍
李采并偽都司欽天監等項偽官陳所紹錢謝選田前
金等偽關防一顆逆酋與母加偽嶺號手卷一紬偽劄
書一張變通各夷號書啟四誅偽曆日一本又初七日
准馬湖鄭知府塘報按加衙守備任道重星侍部兵陳
友傳于初五日至李家店生擒安兵一名田克忠到府
審得田克忠係畢節商人乃安酋何紀名下兵吐稱奢
賊計窮將美女貲金除水西借兵安酋計兵十六七營
已逆酋頭領于山有前把總仲其領兵六營尚札赤水
河聽得酋衆商議將兵二米同鎮雄兵三營包永寧之
後以兵一半同奢兵由普市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
日將官羅乾象督同官兵殺
入奢藺焚其巢餘賊奔潰

下藺之謀
以分合爲姦
可不慮

宋萬化
何中府

八月

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獎賞獻俘

王撫力解會城之圍，凡十八大戰，而黔乃漸次再造。其中擣敵心寒酋膽，不可不亟為疾定者，無若渡十二馬頭。其次龍里一路，蓋十二路馬頭西陂安谷水外六目之地，歸正款百里，而當首會之衝。龍里者在趨上游，其布數百里寨，而當奔會之衝，安邦彥敢下謂渠略無顧忌者，惟有此也。乃曾萬化極惡窮兇，精悍而狡。復有益州神奸劉洪祖以佐之，交邦彥偽官總兵，同謀造逆。當邦彥初圍之日，潛入城中，縱內候兒走壁縋濟。惡下全賞合德薦泉併力擒之，不待，忽而躍出犯扑救。狡詭異偽總兵自稱龍里王何中蔚，共成邦彥而冀一角宗而食人，至今全黔火斷烟消，一望千里，擄屍流血，白骨如山。邦彥之得以肯聚洲苗數十萬，圍省城千閒月，王撫竭力盡心，冒矢石而後解者，以有此兩賊也。解圍後諸苗亂動，所在見告，邦彥猶言捲土重來，深山窮谷無不聚糧餉以應，若謂死灰可然者，亦以有此兩賊也。兩賊既除，酋勢孤矣。

登萊巡撫袁可立偵報逆奴內潰情形

三年二月內復州海蓋兵劉興祚即愛塔欲反正內應使金應魁賚密稟求登撫免死加銜牌票登撫以四開川開計給與之命總兵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訖四月內職見登兵北來毛帥之兵又交相接應隨其攻襲復金州沿海兵民擊梁復州及到愛塔又差張應科通約獻城求帶援應人抵吉七月永歸也五月登兵與時帥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劉愛塔差允文并金卍生孫應武王國佐等各差人同京差哨探何陳高萬等仍通款訂期已曾議于六月二十五夜先後變中分令齎發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王丙貪賞定告其謀怒奴將王丙拘去丙從口首愛塔內應情寔怒致發兵三萬圍復州擒愛塔等去其復州居民盡殺不盡者趕往北去并將永寧蓋二城男婦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荒殘之地奴一旦棄之聞奴已將劉興仁土內斬訖心腹潰亂行將顯露諸酋將酋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

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故將金伏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守備搖潑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遼民男婦老幼共計一千名口芬無尺布遮身挑選壯丁列有三十五隊用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百餘守城亦有鳥鎗火炮等器再探的確十七日初二小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丁三十餘隊以及老幼遼民助張聲勢黑夜上岸潜伏夜行于初三夜三更時分齊至金州南門賊下各點火把一齊吶喊放砲軍聲振天達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是又千減南丁家寨搜獲得穀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前後共得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黃連藥五百六十斤大小鉛彈了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往詞金州城池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申報毛鎮乞奏請劄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等情毛文龍塘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濶田土肥饒城高且堅又藉海畔海復復四衛之首地今張盤率所部之島民統新編

算世天險

吳昇

之順率能用計以取衛也又有膽而矢心守此金城實
恢復四衛之首功況金州至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如
葫蘆既得從泥凌則西有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
三牛與皆爲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聚兵
糧招撫屯種即資舡艘往來都有停泊處所獲無大
洋之患東可圖復鎮江二衛西可通蓋亭等處是進取之
有其基臣向所聞者蓋圖取金復金爲此路是無險
可據不敢嘗試今城南二十里地係登萊蒔蓋之頸兩崖
距海中有山奇險僅一百步其突設立重關而金州防
守又得有照便可結營進無虞然倘不據兵不能而
將其又少火器器械其在江東皆當不與可向能以害
用之請作無米之炊是在當事者勵其急備形速爲
濟之之
按亦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滿浦昌城之捷

按文龍令設立哨臺甚密以偵寇號炮傳烽先達滿浦且
江至老寨甚狷水陸自宗江至甜水站傳至法國等處
其遠近險易文龍素知之前自偵探回報奴賊有西寇
之期以爲非從伐上流亂之彼不至救因攻其方略分

授諸將兵分五路而文龍親爲策援計我設疑彼必傳播奴日親全軍內顧而返遂三設空營以疑益驚以驚益疑因以刻其時日彼令杜貴相机直冲出水若奴必彼統全軍回顧勢所必至豈知其既驚于空營火炮彼驚于自相蹂踐又彼驚于奔跑力竭奴回頭已極敢西向矣

防紅夷

閩撫南居益塘報云看得夷情久彼既經投款彼皆占據彭湖北港往返宣諭實爲無益其停泊風櫃仔乃彭湖信地此外若浯嶼白坑東碇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等處皆漳泉內地亦敢于任情出入矣每徹撥船往日本既明示我以勾倭之意而巨寇如李旦黃又陰藏以爲內向之線彼夷盤踞日久變詐百出要挾不已必至狂逞除行該道查審逃回商稍以杜奸細防徼巡海各道遴將練兵倍加提防俟兵力猶充相机進勦

按彭湖爲浙直潮惠總要之路匪出閩閩中自金中丞疏議力爭守此地閩二十餘年不受倭害浙直諸處陰受其福不知何時撤守竟至今日彼夷披猖遁爾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頃接邸報見婦寺子任繫籍世襲者十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當有澄汰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為榮他日裁之必以為辱

皇上奈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如以寵幸之愛其賞難割惟有優以金帛賜以良田美宅五陵裘馬翩翩豪舉上之恩在繁纓蔽袴之外諸監之胄總歸韶華富貴之中賞不犯公議官不壞

朝常豈不子孫長享安樂其維名分乎夫諸監以私請

皇上猶以為情難遣也邇聞面奏懇辭則非諸監之私請而為

皇上之特恩明矣

皇上何不遂聽其辭免成諸臣之美乎夫人各有志誰無遠謀無故之獲不可守也非分之榮不可久也祖宗之法不可壞也國人諸大夫之口亦不可不畏也誰謂中涓遂無賢者見不及此耶此事一發在

皇上爲施既沛之膏澤諸臣已感其踰涯在諸臣受恬退之美名守分益高其品格即紈袴而糲食何忝于清白莫之子孫雖令是而昨非何見有日月明之虧損且東西烽燧遠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從征將士或魂化遼東之雀或血流西蜀之鵑生者霜露爲食髑髏作枕即臣子誼分

不敢希望
恩澤而
朝廷鼓舞怜恤惟有此術若褻御用之將人亦泛泛視之不短英雄之氣損壯夫之色歟
遼東巡撫張鳳翼規復遼東疏曰臣受事後見邊報頻仍秋防漸急兼以戎士方呼庚癸遼民正苦流離關外之情形殊難逆料局中之戰守未敢輕嘗因于八月二十二日出關由前屯以抵寧遠又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凡依山阻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領已諜據實爲
皇上陳之夫自廣寧奔潰極目兵燹河西七百里邊城俱

守關三省 不貪不忮

叙致井井
文采爛然

為憫燼遺人之負險望救者既彪沒於東夷避難來歸者復徵哉于西虜豺狼當道烽燧全空關以外幾成異域矣幸督臣用表餌之術設防禦於灤濼而朗素拱兎諸酋始有為我送砲銃者然而荊蔌猶未斬毳幕猶未移也迨樞輔當關軍威大振於時驅逃汰冗選將徵兵設三大帥于關前提十萬師于境上督督布置節節安插遼庭有相望之旌旂島嶼有相連之舸艦分合具備水陸兼施斯可稱率然在山矣故向來闌門未固虜馬驕嘶居民思接漸以逃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始下咽而臥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混虐欲死不得欲逃無

所自啃兵出而接回男婦二萬餘人矣向來叛賊抗我顏行或據河干或防海口自舟師擾而奪還火砲六十餘位矣凡此皆輔臣之安攘大略預畫先籌故賊得頫首受成爲

皇上撫兹殘土以壯閩門之氣也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以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卽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充强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問當粮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僅見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盡頹垣敗壁人當撫䘏時時驚鶴唳風聲

極是

不啻歷歷

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餘鎮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夜窺關因顧旁皇誰爲衛霍所爲鰓鰓慮凜凜憂也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拿定一守字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然守又非以五大部僅僅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避實擊虛從寧遠走界嶺桃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片石淩假而造作浮苴用紅夷泛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釋此而關門之守思過半矣故職謂守關之策有三

其一以山海爲家當以前屯爲門户以寧遠爲哨探以一片石芝蔴灣爲左右翌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練且耕且守奴不來則用趙充國留屯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鴈門法養威蓄鋭俟我生聚多教訓熟然後與問罪之師此正着也其一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户以廣寧爲哨探以與水城覺華島爲左右翌亦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漸逼諸虜可使則如督臣誘哈喇紇與之佐殺以伐其交叛將可通則如輔臣間劉愛塔與之疑忒以潰其腹乘機觀變候彼釁可投隙可抵突然爲批吭之舉此奇着也其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查國芳爲後勁

一則揚帆皮島一則搖櫓連雲一則鳴礮于三岔口上下使舢舨相望風訊時通又善結虎倉假金白復佗之舉聲言水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而偷關將假以狃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清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兔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方以誤之法總之為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不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扼鯨鯢橫海之氣不然我之所防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動此堅亦搖關以西尚得安枕乎此皆輔臣秘筭深圖而職得之面相商確者也若夫全聽回鄉之語謂奴酋八子巳亡其半佟李二賊實不相

能其兼廣寧而不取爲畀我避遼陽而不居爲遠我纔因雖伏便忘賜張蔡師老財匱之談爲省餉銷兵之計此非職所敢任也目今關外室廬盡燬衙宇皆灰即佛刹神堂燕巢古木山房鳥舍鴉噪寒煙燐鬼夜號胡氛朝慘尚不是可居之地但業已分派兵馬安插遼民我進一程則奴近一步安得三台高坐傲倖

封疆應照輔臣原疏簡才智沈雄之道將出而料之庶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晝夜圖維爲

皇上出死力以捍嚴疆者何至安肝火坐燕堂以奴之不

來為幸哉若職既奉勑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居山海春秋駐前屯俟臺堞告竣鷄栖有地當身先將吏以為榆塞嚆矢惟望

皇上憐念孤踪有求必應職即不能為郝靈荃傅介子而輸攻墨守僥有成謀此時且亟乞泥吳月徐操尺組必不敢負吾

君吾相使逆奴笑

中國無人也

職方司員外郎維璉上言臣覩近日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與才宋明時臣初意其胸中必有數萬甲兵足以登壇

亦非尋情行呪成方此人欲以賊論足破千古之惑

專閫旦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克雪耻在此一舉臣同官郎中王纘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勑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爲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做出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言

一語破惑

朝廷何惜一萬之衆不以蕩平門庭巨寇而使生靈若于戌守軍國救於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賊成功者臣請歷數於

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

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俱以使鬼邪說燒香惑衆矣後竟敗亡國朝永樂時山東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効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汴何㮚孫傅惑于郭京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襲擊至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

郭京孝弱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乎夫選將不以韜略而以鬼神則郭京孝弱宜可全宋而閉門修齋之王欽若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是理哉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其人皆絕人之肌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者兵書況談神說鬼也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鼂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況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日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

告正爲可憂
廟堂之上豈宜先爲左道樹赤幟臣望
皇上再
物諫孟軻酌慎重揣度明時果有眞正將略不爲羊公之
鶴即築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衆朝之
無人也

民生吏治
於此何適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

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䟽曰今之司計者日窠窠憂餉之不足無日不勒考成之令益因催愈急外解彌緩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征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備敵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職請籌之益職覩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贓再拾言之似廉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

禁火耗

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蹐蹐而顧惜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逋欠姑放下矣今日欲完逋欠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旗懸門書征收不用火耗六字令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習知火耗不用不為收納吏胥等欺蔽可決也至爭訟為民間細事而耗財實

清詞訟

甚職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妬數十輩魚肉之追一訟經年累月而富人亦為窶子堪自撫按至府縣以少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漸行此二者民無重征又

□恤民情

無構鬬相安而排擊足當漸有寬盈之意其輸納視昔必

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歛而耕耨出入秦楚可持

挺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蠹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爲官

轄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吸

髓剝骨之技一惹堂官之委用恣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

矣職伏願

皇上下一　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辭營一事

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而又時貪察有濫辭

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之而又通行郡邑刊

牌榜諭與衆通知廉正官寬恤之所得不克佐貳之案而

民得盈餘奉公此究竟一急務也然又有署印官當議職

毋宂邑之衆循會數年村之表足著官數月剔之有餘切
宜著之令甲通行送部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
賢聲者不署衙要缺之人寧以降延廉明官兼攝而無多
種蠹蝕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充署官之橐而得盈餘以
奉公又完餉一急務也夫是皆省事也防奸也懲貪也總
歸于阜民之義而餉之根本植矣若用餉有當議者關門
必須清兵夫清兵非樞輔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為餉
也關門城不過斗大客兵十四萬僅得武亭良未深便清
兵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技而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
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

責成撫按最便

諭前者之餉半月逃散四出民心大略槪矣而今得無清兵與清餉耶清與牟倖新等費清兵以清馬耶清兒等費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議罷也若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所不可道夫餉亦每省數十萬或數萬兩撫按專制一方曾不畢智竭慮為

皇上致之　閣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既擾于急公不為

皇上致之　閣下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部司束手而撫按且藉口曰差官已目擊矣勢如之何司農又卻責曰吾業已差官矣姑俟其至上下相推餉歸烏

有而徒爲部司官添案還里之樂爲不肯有司開箠楚搜括之門。驛遞擾煩供應增設嗟嗟害難言也恐此說終難識行也若夫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逋者有自州縣匿者有府司道那解別用者此在各撫按先清欠附之之竅穴而后增完餉之實效儘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告方。有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縣若干故事塞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夫是用餉也催餉也查餉也職言之甚陋而足餉之道慮不出此抑職更有說焉今天下呼應不靈全由法紀不肅　朝宗無點鐵雨金而殊有巧術要挾如登萊溢撫勳臣之言曰不懲奸雄干既

性爲傲貪橫于將來有盜如此而遷延枷擬不速正刑治

罪具告

皇上則國家其寧有法而該部亦何說之辭也則又何怪
么麼之譚謙濫竊取三萬金入手而以數躭兒戲之事完
局復以說鬼說夢之宋明時撓局也若溷淪混淆功令失
實至今日而極即爲行取一途今日策功明日避倖恨不
肩摩入朝而真正廉明便民功在保障反不表見于天下。
而徒以供人之汚蔑充人之刀俎令豪傑徒氣欲死又如
職已未杳中多少龔黃卓魯之吏沈景初邵良知董皆治
行第一而曾不與清華之選至今有遺珠之嗟乃今者比

及三年、便思躍治天下事可勝扼腕哉、職在戶言戶、芹曝

于壽倘安民、而併慮切于功罪名實、統祈

睿明垂擇。

聖嗣誕生。命國公張惟賢祭告 南郊、伯張慶臻祭告

北郊、駙馬侯拱宸祭告 社稷、祭畢百官慶賀、

諭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海外遼民日衆、請兵餉、

上命給漕粮十萬石、其招商等事、速與議覆、

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

詔嚴獄禁

時李維翰等鞫　出入長安右門扣獻長板懇蒙
人詐之。上怒其非法、命該科參經營官。
免。河南進貢圍屏
逮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

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遼民漸廣謹陳賑恤消弭大計

疏曰職以十月十二日從輔督二臣之後再閱邊城見鵠形菜色之民無地不有告苦陳情之狀無日不聞夫職固守土之臣也兵馬之權雖操之大將而　封疆之擔則荷之微臣職不揣衆妄避無所逃罪況見聞已確何敢不以實陳告以寧

皇上任使之仁慨自廣寧失陷河西一塊土盡染腥羶矣賴輔臣慷慨當關經營閱歲扼方張之虜勢聯幾渙之人心收破碎之河山葺丘墟之城堡是昔日爲塞國而今日

爲豫圖矣豈不快哉然而細察人情之恬苦詳觀時事之隱微則見可憫者有四而可慮者更有五焉何謂可憫祖宗綿世澤以厚武蔭亦爲藏在盟府冊相忘耳乃喪亂以來號冊告身幾爲煨燼其僅存者又力不能承襲俸無處關支困憊顛連日向職哀鳴求祿而職不能爲計者此可憫者一也　國家廠學宮以作人蔭亦自庇此薪槱以求用耳乃奔逃而后衣冠圖史盡付泥塗其尚全者又無黌序以棲身无祖廟以代食流離尾瑣日向職懇恍乞恩而職不能爲謀此可憫者二也人必居食饒而后稱樂土逆民樹蓄田廬俱歸覆沒或粮糈不備一飽無時或苦蔭

不完數椽罔措如田珍張思聰等千萬口向職號籲而職無物罔全此可憫者三也人必室家聚而后慶有生遂民夫妻父子張半仳離或被俘東夷竄消雪窖或見羈西虜淚洒氷天如羅舉劉漢傑等數百家向職泣訴而職無計救援此可憫者四也嗟嗟干戈患難死別生離爲人之苦趣極矣遼人兼之

皇上試思此室家關外之衆不猶然在湯火中耶若夫寧前一帶雜處賊巢嘗閗殺掠況今有間可乘王燒餅之挫方新哈喇慎之窺又至項且欲使通奴閗夾使射傷出哨官丁吳文前狼後虎此在奴衆者可慮一也然猶曰我索

是稽也。若戍卒臨戎。從來善走。以十四萬之衆。猶忽爾潰散。況今無強兵健卒。故缺餉。則甘心投虜。從出則跬步難前。須防寧前者報韃。前此亦告遁矣。風聲鶴唳。在在是矣。此可慮者二也。然尤曰罪法足繩也。至逃人避難入關。如飛鳥依人。爭入州而州不見憐。投縣而縣不任受。甚且挾騙者指爲逃黨。佩刃者目爲刦徒。以致忿懟出關。但言報復。倘奴氣再熾。恐其有倒逆賜之戈者已。此可慮者三也。然尤曰恩齊難結也。彼奴酋昕用漢人。嘗刺闘探事。遁從水來者以萬計。投陸者以千計。不納恐傷王度。納之俱蔽奸人。即論城之內。短髮成羣。倘奸細匿中。恐有習三分之一遺

者已此可慮者四也然猶曰盤詰難清也最寒心者新附之驚蒐未定收合之餘虛難支且城廓不完米粟不給軍器不充應援不及萬一奴騎長驅岌岌危矣其有幸乎此可慮者五也職所謂日夜焦思而肝膽塗地者也幸藉臣多方存卹惠此孑遺極力綢繆遏彼亂略亦既令逆奴竄伏鐵轍不驚矣惟是可憫者情殷于望救必發金發粟以資播種不能以安集哀鴻可慮者禍隱于難知非足食足兵以壯干城不足以剪除封豕則今日攻無容偷安旦夕而以　封疆性命為嘗戲也第恐是五者見之闕門內外商旅烽屯市壓蟻穴方且言兵可日銷餉可漸省職于茲有

促當日熊
主如此推

大恐已伏乞
皇上　勑下該部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至于還鄉男婦
于撫賞內量行賑濟凡指揮千百戶文武生童男婦容職
行關外寧前三道查明便宜處置至于拖西虜撫逃丁懷
保難民隄防奸細與夫相機進止以定戰守機宜職承轄
督許諾已指據匡襄幾倖秋防無事至此而一切軍需之
湊手不能不仰聽於　廟堂主持也更乞
皇上發盈甲并速東節年馬價並求發用以市騰騍庶安
民禦虜有資矣臣草疏方畢見轄臣有任事得人一　疏
內稱與撫臣得展布四體以盡其才切照關門軍務轄臣

冝亦何至
大私為時
于何以

提其綱領，臣理其條目，譬之家督授任，而主伯亞旅各效其能，亦何體之不展，且盡哉。見各鎮援兵，非輔臣提之不動，五部將領，非輔臣運之不靈，中外流言，非輔臣鎮之不肅，東西狡虜，非輔臣察之不威，此何如關係，而可一日少輔臣者。若欲臣肩茲重任，是責小犢以當轅，必無幸矣。懇乞

皇上亟賜慰留，以安危鎮，是宗社之福也。

附吏部議遼東官舍舍餘替倒，三韓淪亡，二十五衛之宮舍，死亡竄伏者十之六七，其渡海奔關者尚存三四，其祖宗汗馬之勞，非有罪犯，一旦斬焉而不得襲，心實傷之，事出非常，變宜從權，勿執那成條例，責其藏紙勘劄，再辨諸項。是時查得史正道、張堯年、王鼎三名，已有的據，孫給疏紙，路問禮、陳宗輒、陳所聞、湯修武、陳耀武、五

名雖有可據所供錯亂羅英熊鍾汝逆劉文炳應特進應選鄭天重吳洪訓于昶黃捷武等雖有自供宗圖承口稱據俱暫准給執照咨送督撫衙門食糧操演合名糧若能立功再加升賞候逆平之日准其據雜照告襲替約自天啓三年十月以前人文到部者照此施行以後凡有逃名告襲者俱從巡道巡撫衙門告詳查覈無碍方爲起送本部詳奪施行蓋恐奸生意外串冒宗潢一張紙易一世官濫觴之弊所當預爲之防耳

吏部接出

聖諭朕賴

皇妣慈佑延有皇子實深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著准封新城侯伊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興升指揮同知伊孫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該部知道

冊封慧妃范氏為　皇貴妃。

吏部又接出

勅諭朕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勤懋著，宜特加恩。示酬

元輔向高加上柱國兼吏尚書俸廕一子與做尚寶司丞

次輔燝加左柱國兼吏尚書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宗

彥承宗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師。國禎秉謙延禧各加少保

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廣微加太子太保進文淵

閣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御給與，與應得誥命

如勅奉行。

京馬佃捷報。

涼馬佃地在江東奴酋部兵俱在佃中放馬安歇毛文龍偵知領官兵一萬五千分路齊進夾攻斬獲級馬騐賞有差。〇

牛馬大捷〇

時探奴情蠢動文龍調水陸官三萬餘二十日狼狽而進分爲三枝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〇

御史周宗建謹列保養人端以佐銓政以迓吉祥疏曰臣以一介跡愚荷叨按楚受　命而往中心永惕勉思所以

仰報

皇上以無負任使而顧臣竊念百姓之安係于外吏外吏不職即百方彌縫皆虛文也　朝端之虛係于內僚內僚

不整即百端紛飭皆故事也以今 天祐
聖明誕生元子衆 朝臣工莫不欣欣頌
皇上以無疆之休而命有新冢臣之 命適當其時羣心
踴躍無不謂迎和集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太運者允在
今日矣而臣以爲慶有自生祥有由集賢人君子者和氣
之所鍾而人主善事之所集也天既合珠海之祥而以畀
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 朝班臣敢備列大端
仰聽 採擇而其一在用人之途則宜闢夫班行充滿賢

士布列可謂通于寬矣然臣尤謂得百衆人不若得一賢士拔一平進之賢不若拔一久辯之賢彼有事起一人之搆者當就一事而日共端委誤出一時之倡者尤當就一事以雪其生平疏所抑以暢太和護吉人而光 王國者此今日新銓秉政之第一義也而臣以為用人之路則宜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顧起廢者拔之久錮勢難拘以常資而考其生平應稍為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品之各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因抑同者當核其詿誤之根因有詿誤同者又當查其情事之真僞同一爭 國本而或杖或奪或留中宜分同一爭礦稅

而或遠或邇宜分同一爭 國是而或抑或伸宜分但使爲冢臣者預爲斟酌若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遴抉推選規矩準繩之不亂又何至羣升之世反開躁競之門而中正之途反來濫觴之誚也此尤今日士風臣節一大關鍵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權則宜專夫冢臣者應長之綱而爲之表者也家有長子藩主伯臣旅莫不仰而受成 國有保衡即羣僚百工莫不望而起憚而令使長督之前啟開名利之口于主伯之地屢問升除之自所來日廣則後應之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失望之嗟頻起丗論攙剏譏而不淸亦且體褻狎而易犯古大臣正色立朝啟事入而人且

大本領二法

莫知其由除書出而下且無從措手此風執未還可師可法此尤今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法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於今日反可行越俎之事在冢臣夙矢新猷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請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序勒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階之上下以爲遷轉之低昂而不及格者即賢者勿混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尚淺而無營即有孤子者各類

行于程期之俱遲以自慰用人者術簡而易措而得用者途清而難溷于升除之中寓化競之法又何銓均之府爭爲講讓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通內分一大補救也臣閱世二十餘年皆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于六年內計一收用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間言惟有乙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唾爲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名賢至今頌消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皇上從以　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尚煩彙通畛封疆而櫛沐之勛猷可思預轉輸而督運之功人可念矜齒沉而數奉

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與論而屢題之諸官可轉凡此皆所
以仰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
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而
皇上之信任在昨而老臣之報　國亦在此時矣臣仰承
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言當羣情鼓舞之辰而進稟征
人之說凡以爲
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　天顏聊抒芹曝之獻統祈
皇上速　勑允行
南京庶宗肅盤踞坐陳罔相誑逆事覺擒繫
署倉場戶部侍郎陳　題請　勑行預放以免

蠧以裨實用言職代庖倉場查得漕運歲額四百萬石除

撥派改折貲進正兌改兌僅三百三十餘萬耳自徐青妖

變運使寨至今歲之夏月始進昨年之陳糧而今歲新運

兼帶昨年糧五十萬石諸臣已䟽其若茲昔秋涉冬正兌

日輪坐撥未滿一輪悖服水落氷堅不知陳糧又作何狀

則近來事變起運之難如此也進京之糧旣止有此數復

又截去賑濟貴州八萬加以振武營新兵入衛禁兵隨任

家兵撥軍等按月坐索難以幾數則近來事變增出之多

又如此也是以進庾者日縮于額而支放者日浮于數向

之支放挨陳直在五六年以前今之支放挨陳幾在一二

年以內耗竭之形。不爲寒心。足食之策。何以措手。且每粮一石、起脚水次輕賫等費、比之到京賣價、不啻五六倍、非比回舩緩急、加編尤可立時權宜者、縮則日絀。迥別無取盈之法也。職正與可爲日萬、粒米如金、毋得漫視、太倉一粟、積餘一項、須求實用、無爲虛文、而兌新太海運倉主事曹履吉、呈稱自

天啓三年、正月十二日受事、歷任九個月、放過扺陳米三十二萬五千石零、兌尖粟粮四萬六千六百石、共三十七萬一千六百石、除加放、存米三千五百石零外、俱斛斛而准足、巴米堅好、不損軍糈、仍積出糶米一萬二千五石、職先自

立節貯廒囤貯俱係揚淨籽粒可資乞行坐放免致耗蠹尚餘放積票另報等因臣後查前總督倉場戶部尚書李宗延于七月內具

題放糧必依挨陳遇有糠粃浥爛另廒收貯各官不得蒙羨餘之虛名將安米土米舊廒米混報其歷年餘米倒盤驗作月糧坐放明見各官苦心清撥不許歷年久貯令人皆為塵飯土羹者無非欲軍有實惠官有實濟也今該司既已挨陳除去浥爛日盤新積貯立廒廩至于請行坐放則又知顆粒皆實與揚土虛扯別項者何啻星淵而隨時給軍則正前督臣不許久貯令人指為塵飯土羹之謂也

夫履吉管倉不匝歲耳而積米至萬石餘司計者皆若此何憂
國用之終匱倉有大小放有多寡而視九閱月所放新陳多寡之數以為積數無不可也臣方若積貯不足憂心如焚而乃有溢于額外者臣之喜亦出望外矣本官雅才卓越而乃竭力與司庫精會計尤足重也臣故于批行坐放外特為具
疏以達
聖聽伏乞
皇上
勅下吏部紀錄自後將臣下各倉積米咸令各自立廒各于任內隨時清完正項隨時儹放坐放乃稱實節省乃為實幹濟將虛報者無所容而苦節者有所勸其用

人理肘豈曰小補之哉

湖廣牛妖豕怪

辰州沅陵縣民家牸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剖殺一心三竅又民家豬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豬身人腿隻眼

陝西怪鼠

鳳翔縣民入山刈蒿忽見長尾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穀荳打獲一鼠狀若鵲雞之狸長一尺八寸闊一尺兩旁有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細長其色若鹿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亦覺能飛特不高耳剖其腹有升黍

鄒司寇申明憲職疏冢宰再剖良心二疏始不負我憲之義求永可垂

利害治亂賞罰一脈相仍是以君子不貴

十一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睹士習之不端、慨民心之日壞、陳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而爲科臣所參、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計察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脩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隳之、而民愁苦愁苦而

不愼其始

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矣

以提倡良心爲任何勇于盡職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于進之勞欲獎

可慨也

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汨沒皆以于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于之則力爲推轂不于則任其淹滯誰將之而

至亡人再無良心隱操之聖

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

其恐

與昔

添謹說

行也何也臣之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荐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荐一人亦未敢為人求若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升者調煩者保留者腹裡而作邀倖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求之深思此門一開不可復閉其若犹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為便今

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為京堂荐賢者皆欲其為京堂甫為京堂即欲為巡撫為卿貳若絶

尤撫何可不思

無救民之意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實實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為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習可以為長夫既已為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習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既善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又舉人所以相容也

民亂最可患古今同慨

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為之防乎臣以為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相結成黨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

語入情理

真可絕倒

治貪是弭民第一義

兵來如是民所以亂

曉散非一日也然必知之徵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疵聲聲何與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與兵動衆以針傷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出神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列無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斬任則反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焉能防亂于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崇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職贓昭彰者撫按先行

究問確然而復具　奏追賍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所囑受賄曲為庇護者臣務奏重處朕貪風可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

法行則犯者自鮮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章也臣既以自責矣司官所言共事者也臣欲遍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北省直之鄉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會舉其才品堪任者幾員具　題上　請以憑

全在得人 而不在法

聖明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制錢之法上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

皇祖年間始用之以不盡害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錢之法

請復舊制爲是而行之在乎其人有數之法益不可不汐

用人行事皆求其可

討鈌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臣亦無從其然楷卿曰探籌投鈎所以爲公上好面私則百吏乘是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矣以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例臣必不敢徇私官無不相信即有徇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而必無所怨矣而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后利有攸往陛下猶　天也伏愿　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是大臣心術

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犬馬之誠不足以動
天心煩瀆則恐得罪然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
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明 留神 省覽

深密經濟

御史樊尚燝飭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
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九塞飽騰非因而不設機運
而無端立法亦甚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
以利國泥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
祖制漸失人情滋僞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
課之後繼以套搭而商困即今套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

鹽壅而商愈困因而虧損額課而 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圓乘急高抬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國徒以飽奸宄之腹而 國與商民俱困此豈大海之利朝廷不能究而反爲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積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而選使其最要者也

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淸何所不淸然而淸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有奸良之淆雜就中猾胥乘間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非真得廉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于以澄其源而障其淵安能

令商賈獎絕稱愉快矣故職詳者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脉寄托其身曾不計所以旌其廉而賢其能纔勞人任士未有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大不平矣臣以為自今以後斷宜酌定成規遇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率其屬以甦商裕國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無隙擬其前途之不遠無緊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揚之一法而運同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自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一官者亦宜照級叙升無以財賦之地視為

穢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機也如委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　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自能持之惟是北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爲甚舳艫百千揚帆銜尾偷捉新稍遂將延放火器拒捕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九邊急需而糧艘敢公然攙販大損　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况名曰回空原取輕便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齧於鹽政漕政者不小皆以撫按無官至此合無　申飭各官遵

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飭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到淮進閘，與瓜儀出口，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掣得人，以清於內；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國課自克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總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於守令。其間行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祖制鹽法，攷成最為重次，為其與民賦等也。近多聽私販

私悶。一遇考滿虛捏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定令府州縣官。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案銷案繳出。府而道、而院確查其銷繳之分數。以為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參處。庶督責嚴而商本 國課咸有定濟乎。臣極知

聖朝無厲禁。明主無專欲。何忍區區加派小民之膏血已竭。驚神缺餉。飢軍之脫巾可慮。特有利于 國家。誠何愛于膚髮。諸所陳喫緊事宜。直攄愚悃。用佐然眉。仰祈

聖明採納。 國計民生幸甚。

戊李可灼

上以川貴摧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敘于是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述中升俸一級仍侯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論侯恂林宰楊松年俱候升京堂戴燝升二級閔夢得王世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維朱虎言向日升徐清楊世賞各升一級周著楊述程丘志充准各起用楊杰程丘志克仍加升一級薛侯平賊另敘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是時偵得奴酋欲集兵渡河之議即諭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進兵牽攝據險設伏斬獲數馬有差

滇黔輔車不可無一黔事已急滇且有濟府之憂何戰極黔甚因之遂棄乃非計乎

西賊合兵窺我遵永

時藺賊奢崇明犇寅屢敗心大慚愧蜀局已將告竣而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急矣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已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定宣府寧夏

雲南巡撫閔洪學滇力已竭疏曰今之爲滇寇者內夷曰補鮓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夷曰安效良曰祿千鍾曰雨干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寇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

者有一焉不誅鋤勘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一乎或見滇師平羅平臨六佐以為所向無前不知漢兵數萬銜銖實止三四千並暫為呼集非長川可將之兵也或見東那西奔滇餉尚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而各兵積逋之糧餉半年未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手握四五篆定不免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月獻賊之後瓜吻暫匿張世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鼻息仰于水烏未可認賊作子也或見阿九已授首補難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遁普界捲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夷大犯情可槩見發未

欵也至安効良桀驁由來已久方藺州未叛一年之前于
戈先尋矣彼狼子野心寧負俛首帖息就我牢籠不過彼
以怵我我因以愚彼令情見勢窮恐禍機猝發東川霑益
普安一時雲擾滇必不能四面應援此目前大危也又水
西緊壤泗城臣初欲用之為牽制水西之計乃頃者滇師
長驅黔境既四百里連拔其三汛烽轉戰於十餘日而泗
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為我用可知泗城不為用恐安南
不能久持必折而入於賊滇黔一綫自此永斷將來規復
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也亦既遍集土馬苑以諸將
以參將尹啓易駐交水以參將袁善駐平夷以參將施翰

駐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盡發武尋兵之在城者於各隘以守備金爲貴駐倘甸以名色守備李琰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若未足捍大敵而此數爲兵之精英出乎臣又檄普安州署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選其精銳成一隼就以本官領之駐新普之間使東聖安南西聖平夷相爲呼應臣所爲不循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地利不習饟運不繼勞逸之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集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携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爲東道主固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撤普兵乏精滇不得不撥

月暫給又安南孤城又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責銀千三百兩分發賑救萁焉

皇上延此孑遺以待恢復乃滇不能自活呼呼吸吸救死不贍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數省身既無事之國號稱安土獨弗無事而兵力十百於滇黔之危蹙雖與滇埒顧地近路活叫號可以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屆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貲數百萬金錢遊用之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員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茲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與言及此臣心痒矣滇至宼至若矣若不及令將前後報上 題允之餉一一如數

特貢郎切

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亟遴選殊異、從使來滇、臣無米必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難　廟堂上無棄滇之心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尚止之、謂兵事方急、呼吸安危、驟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為然、數月間臨事商訂、幸未有失、一段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之、共嘗之、而　廷臣未盡悉者、此臣所剖心泣血而不能自已于籲呼者也

皇上未忍棄滇、接濟拯救、尊待臣詞之畢耶、抑臣猶有請焉、　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非田仍歸骨業矣、若謂有鎮臣則援黔立效、有非田之歸、則鎮臣立督秩而起、不

知援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後勸其有志而未逮
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救滇飢饉之後繼
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偏飭有司加意
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之趣猝成瓦解之形奈何
更以莊田一事遍騷而駭亂之耶已沸而加薪焉獸已驚
而又爲敺焉此兊兊蚩蚩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嘯揭竿耳
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患苦其搏噬
楚毒之狀前撫臣周某按臣鄧漢之疏蓋詳言之臣亦
何必再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傯之秋昔
不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罟擭憶鎮臣今春曾移

謙不容物
定識卓識

牘于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臣韙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界之非所謂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擾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廝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兩道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

天語叮嚀將鎮臣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據各道塘報具言山右作惡爲哈剌慎部夷郎素賚獎先是永平道張楨孛只素報郎素等

三十六家夾人于前月二十六月去逆東看空作歹據石竹路乘將梁往朝報稱郎素于二十八日回巢存留逆子三百餘騎在于逆東逆外打圍擄要作歹又據坐門夾人議奈召吉報山右作歹係郎素三家遣子按郎素乃長昂之孫貴英爲虜中頭目住牧喜峰口外近挨賞于關門貪驁狡猾至斷通事之髮燒高臺之砌撤去坐門夾人除興水以東爲拱兎坐門不撤而高臺江西既撤而歸獨仙靈寺地未歸也此番賊殺明係郎素爲祟臣于初四日遣撫兵馬世龍率馬兵三千備持火器會同山右廣寧兩道勘失事緣由并相機勦捕仍行督臣王象乾從喜峰口諭哈

喇慎部落分别順逆安慰恭順之心以孤賊黨臣又行副總兵趙率教諭讓奈台吉各安部分獎其恭順勤勞册相鼓舞臣又以向來遼東失事俱因將不固守兵不顧將令豫仁之將既死職下而所部狂奔問明即梟處警將來隨該總兵官同道臣查明陣亡者重傷者優恤其孀稚其逃官逃兵閻繼武等當塲梟首傳示五部狳將王楹並死事員役候另

題優卹外又據鎮臣報初九日百數賊騎深入黑庄窠地方見有儆備乘雪夜潛逃而各處且報那素之欲其心于所不遂也臣念東賊方倡不得不撫西虜獨是虜既不以撫去殺奈何我以撫縻勦猶意小有殺傷即行

勤罰毋得罪事事姑息如養癰終潰爲患更深即進酋亦姑
虜也玩寇養驕遂至于此至于臣原不知兵安知勦撫獨
是臣所爲訓練者付舊標于諸將而日以臣一片肝膽提
撥一鎮之精神見一肯爲肯前之士則立加獎賞立加提
援見一頑鈍締懦之夫則立加斥逐立加顯戮一時將吏
似覺漸有生氣即王楹舊是逃將以臣再四激厲遂以功
名自期每托其子于友誓以死報仙霞之役楹自可以逃
即逃無罪而奮臂當賊立戰而死乃一時同死者僅六人
重傷者僅三人而百餘人逃潰不顧特令熄兵宮擇其受
恩深而負義重者梟十九人以令五部然而臣之爲撫爲

勦大畧已可見矣伏乞
皇上念臣衰病　賜罷別選經畧大臣以清撫勦事宜以
定　封疆大計臣曷任激切屏營之至
既而復上防救事宜內言明知西虜之不能遽為用而要
不能不撫謂撫之況且目援不撫又將何如然而撫之地
界宜定撫之額數宜定撫之欵勦相合相分諸務宜明
御史李玄樞輔遼撤非宜疏曰閱邸報見云貴總督楊述
中緊急軍情一　疏知陸廣烏池二處進兵失利黔危不
可救此風一播恐九邊所鎮莫不生心則根本之地亦不
可不倍加嚴隄備因思榆關去京陵數百里非黔省之遠

在天未者比寧可狃日前日前之安而遽忘業土哉前
皇上豢樞輔孫承宗仗鉞臨戎拮据關前許以過秋防還
朝辦理閣事此固惻念老臣體恤功臣優崇重臣之意中
外臣工誰不欣欣欽
皇上使臣之有禮哉茲秋防將畢臣愚以為度時度勢則
今日之召還尚屬太早業具草入　聞見臣同官劉重慶
之疏內言及鼓中宵際臣可無言及讀
明旨猶兩可游移未定　欽限也豈以是為非柴紫石畫
哉蓋樞輔一身非可有可無之身在　朝朝重在邊邊重
奴酋屏息之窺伺莫不眈眈于此朝鮮登萊天津之觀望

莫不拳拳于此撫院鎮道軍將之血脈莫不流通于此商
賈士民之精神莫不係屬于此試觀去歲廣寧一撻與撻
所關非淺鮮者試觀去歲廣寧奔敗之后人心洶洶不甯
鳥驚魚潰一時遠邇有口者咸謂榆關以內非吾之有幸
皇上于危急之際推轂輔臣以理殘疆未幾單騎到關而
驚者息潰者定帖然無譁人心遂恃以無恐則輔臣之去
留豈其微哉職每讀輔臣 奏報而凡有節要精詳指畫
周到其一段深謀秘計長駕遠馭之略不惟他人擔當不
來恐他人亦無此識見不惟他人料理不到恐他人亦無
此才識適見遼東撫臣閻鳴泰 奏報擒獲作歹夷人一

異奇事

疏内稱不他氣將伊犯逆賊夷㙮不代挖兜兒等三名梟
斬以獻爲數百年未有之奇事此非輔臣之威信素孚有
中國相司馬之望何至使夷人之悔罪若此又聞沿海一
帶挾從之民望　天兵如雨歲鎮則西赴榆關機會如此
可不乘之以圖進勦而輕撤輔臣哉況輔臣在關則浮議
不生輔王去關則異政必起究且各騰一說以掣當事者
之肘無論年來經撫之覆轍殷鑒不遠即如近日貴陽之
圍撫按嗇指斷臂折骸易子其危苦之狀許遠而后未能
前匹率能效死全城以成外援雖與王三善同功並勞而
猶謂失輕重之平又且有以消未亂之患者妖賊偶沸山

左幸撫臣趙彥之赤心報 國亟為撲滅前 恩升賞而
樞輔令欲撤回恐撤後未免無煩者況今內計公平人心
痛快適 國咸服已無癸亥內計之害臣方欣幸之不已
而頃且有以香火之情為展彝之計不顧
皇上 明旨之已 諭甚至以衛 國本除隱禍之忠槩
傾抹殺清議亦不顧 國家萬世之非又何有關底諸臣
哉邪議之溷淆而妄談 國是横議封疆所從來遠矣如
為 社稷封疆計輔臣必不可撤撤則恐偷關失盾豹之
勢而毡裘重睥睨之心矣職為輔臣計不宜自求撤撤則
九仞之功成虛而三至之杼投矣

皇上即垂念元老、不可久歷邊外、亦自有奉餐優禮之法

但願在關諸臣。大家同心協力、皆足以分輔臣之憂、而輔

臣則當坐鎮帷握、爲萬里長城、而以軍　國重務、分寄之

則群策群力之畢集、自不至焦勞爾爾若徐待秋防后相時

而進、必自有成功可紀者也、職念切危邇、不徒爲輔臣之

勤瘁計、亦亮輔臣　國爾忘家、願自忘其爲勤瘁也、故遽

陳其款款之愚、伏乞　速賜允行、

安民必先察吏以巡方之稱職爲稱職能不愧風紀之長獨見其大

病根

十二月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頽無識蒙皇上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兢兢自守以求寡過而保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闇昧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即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一方之太平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覆命薦舉皆拘舊額固已不當其後俸深升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史

止載六人。今
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愁怨。弱者爲鬼。桀驁者爲盜也。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墨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爲條鞭。征收日重。有一兩加二三錢者。貧民粮少則倍之。雖父子不許合封。故有司無不立富者。買物則給半價。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祭謁上司。令行戶隨行。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即析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官不之知也。又豈眞不知而故昧心也。不過曰。此我之同

鄉故舊不能恕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其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舉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和于下惠尼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托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卒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必人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以忝位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察御史差滿堂官發河南道查核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本院題爲考察事奉

神祖聖旨御史差滿考察
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
皆稱職無過者及過京官考察之時如何又紛紛議論之
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其不稱的即便參奏改斥
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仝吏部會議薦
舉規則具題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泛泛濫濫屢有明旨禁飭通
不遵守今後撫按薦舉務查萬曆九年例不得徇私違的
該科參處欽此俱
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為據臣極力行

旋爲次第之妙

之卽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
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
適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弛人心之邪慝沉迷
未錮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董
羽宸糾劾不職事本
聖旨這論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卽提問追贓充餉
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陛下之整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

以舉劾爲名爲稱職不稱職責言而行法也

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不則即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報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爲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

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爲臣子者乃忍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爲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爲提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

爲奏方不可不慎歟爲考察

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赫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禄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孫豈非任人大願哉如以臣言爲迂濶不可行而貸之于耳臣不敢愛一官以負

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以爲素餐已久于職業毫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

皇祖之明旨宣

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爲議論也伏祈

敕下吏部協力舉行

上曰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遇來祝爲文具巡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後命下論稱職與否槩擬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懷隆兵備張光縉山東按察使仍管道事

陞張師繹浙江參政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渝出牛馬此出易雞可稱多方以候之使具奏命不逆西行耳

亮南閫吳驗封郎

易難太捷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天啟三年又十月初一日據添差哨探內丁千總陳國忠等報稱于本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差前至遼陽住了三日訪有天命收錢保得奴酋帶了兵馬從光寨回至遼陽傷守修各牲河沒撩咬奴賊犯搶只在又十月終準要往西三情刊閃隨調各島官兵從各島進發撥江淮兵從下家庄進游直兵從水口進征東兵從方山進游擊毛景和兵從鎮江進易從惠從寬奠進幽水思從靉陽進又撥王輔往貴從鳳凰城進剋以四日齊至烏雞關聯于本月初二日執督陳繼盛楊模等全軍從昌城過江直至烏雞關口陝袞各路官兵齊集令王甫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左往貴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右將全軍退關十里下營其關口空營埋藏火炮在內令選鋒遊擊馬應奎統驍兵五百並進攻深河寨斬達探三名近寨各山挪聲齊嚮攻至三日奴酋全兵俱至馬應奎不戰而走賊聽我兵止數百騎儘力追趕馬應奎引賊進關將近我營空營號

炮先發，攻賊陣內，賊衆潰亂，知中我計，便踊歸路正奔
跑，聞兩山伏發，鎗炮齊放，賊衆愈亂，因鼓全軍盡
力衝砍，後令各營馬兵各帶綿炮虛聲追逐，約十餘里，
未便深入，收兵閉門，連夜撤行，至鎮江城，查獲功次，各
營將官朱某李某帶領官兵共斬獲首級二百七十八顆，
本月十二日，又據廣鹿島遊擊朱某稟稱，奉調進兵，行
至歸服堡駱駝山塔，遇有守護韃賊三十餘名，泉兵
追殺，斬獲首級三顆，連前共斬首級二百八十一顆，先
是紫辦到銀一萬兩，除將五千五百兩給賞前功，餘盡
付差官李某等，先賞往朝鮮買米接濟，後復借布搭賞，容
負未備，今察得從有賞也，知使空懸，又失將兵之望，謹
查斬獲功數，先為報聞，俟銀至，照賞解款，一面仍飭官
兵防勤，另理合塘報。

平遼總兵毛文龍為乞酌安危孰重省費孰真議
請足餉以完覆巢事，臣聞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從
來軍興以餉為第一着，顧議餉出之何項，費從長酌算，庶

三軍無唱籌之憂主將有足食之庚此在承平皆然況全遼已失乎此在邊腹皆然況臣居海外乎且遼地一日未復兵須用一日奴酋一日未滅兵須用一日夫既用一日兵便須議一日餉臣已董遵祖師閣臣所議以山海為正為首以鮮鎮為牽為尾而擣其巢夫牽其尾而擣其巢兵須用五萬足以了平奴之局今臣有江淮浙直南北游營征東等處南兵八千餘名挑選遼兵三萬七千餘名再用招練遼兵二千餘名業共四萬七千餘名共募足五萬亦易之矣然以五萬官兵計足一歲之餉并軍器火器盔甲馬匹舡隻等項應總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臣止願

請一百萬兩權宜運用一切兵馬船隻軍需等項悉皆具足更弗煩廟堂一事是已體貼艱難業爲籌齊矣但臣屢疏請餉戶部屢以匱乏爲辭又以兵民並言爲托今即就兵論戶部何不打出算盤明與天下共昭見之也自有東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兩今全遼已去而此項銀兩用之何地所當行查出給臣應用者也列登津俱有歲額粮餉于臣海外獨無定議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運米二十萬石其餵養官兵餵養馬匹乎朝鮮告荒客帳尚欠那借無地如此情景使臣無力制之奴將西怒就危而

孰安也海内之民膏盡矣得早平奴一日即早省一日費用如將應用之費反吝而不與不早乘機蕩平使奴得延延歲月勾連岳山内之異種言豈忍言哉孰省而孰費足餉不過百萬若遲一年便多四百萬又安知省是費而費是省也使

但恐餉足而不能平奴耳

廟堂果以節省爲心是餉不發即三年以來給臣數萬銀米不能平奴大事爲社稷奠安亦僞虛費何不撤回東江兵馬放職歸田連此數萬銀米省之之爲益也今人說至平奴便皆駭愕此是不知奴賊情形心生疑與兵法曰知彼知已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知鎮江之可克率二百餘

人以往知遼民之可鼓招致之而無疑知麗地之可居不猜嫌而竟去知年餘之無應援而不爲害安坐以圖牽制知奴之可以計取屢設疑而獲勝又知明年決可以平奴（談何容易）特請足用之餉適者大捷本可堅據險要以老賊師因糧不繼無奈只得撤回以知糧之關係甚大今者之請不辭舌敝臣意無他專欲平奴仰報我

皇上以曁報數知遇了此心事倘即蒙我

皇上照鑒怜臣海外微勞允賜給發而賦掌大臣又或推三阻四使臣終不能成功臣再無計只將印劝牌劍盡交之南北中軍隻身洒去斷不忍袖手窮島坐

視山海之愴惶神京之震動令天下萬世笑臣之無長識也伏乞
皇上審安危之機酌省費之要大發乾斷速
諭閣部臺省諸臣即查全遼舊餉一百萬兩付臣應用完此剿巢大事如有不然臣心已苦臣力已竭無能為也知有一去以謝
皇上于萬一耳弗謂臣今日不言亦弗謂臣他日輕去明日臣去後有代臣而不須糧餉以平奴者臣固千秋慕之矣
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韓進之謀
悖行社稷
爭有幸耶
天奪其魄
自來就死
快哉

按韓宗功係原任副總兵同伊男韓三至登來州作客
代奴酋來京探路閱山海關有兵馬蕭守難以齊入尋
喜峯口進約在五月內起馬大舉李永芳爲總領奴之
第四子孔來奴兒哈赤坐老營兵馬十五萬來京犯闕
今同達首一人進京宗功在張家灣潛住探聽消息還
醜酉誠御史葉奇觀訪的獲之審搆宗功叛將也原與
逆犯劉保通謀數往來京寓李永芳之心腹爲逆奴之
間諜又查該同官梁之棟紀獲劉保奸細案內開載劉
保子劉十斤供伊父節次與李永芳書內開韓宗功在巳
知帝體受當之苦又有韓宗功舉火內應之說罪惡通
天帮部可考今劉保等已伏法宗功獨逃漏網意其藉奴
尚爲逆上於雛交首之國矣不謂尸防包天敢再來作
奴奸細也差兵押于通灣拿得宗功并伊子韓挺旗
達子黃戒發于十五日押到兵部審宗功尚日得來此發贓
夫宗功逆將也應隸于法據宗又係逆黨也又據
天討名在思錄賊于何果耶即是樹夷音百家舉以自
解天又厚其行踪潛入登州沿而來京若倚張義陽家
後爲走謀又託寄其達子黃成復于左右總部下寄寓
布置處處安排謀爲不軌外可裝傍觀其包藏禍心已
非一日卑祟醜類無從上而來此誠人之共怨者也